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鬱洲遺稿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陸　昺

鬱洲遺稿卷三

明 梁儲 撰

奏疏

請廻鑾疏

臣梁儲等謹題為聖武既彰乞及時廻鑾以安羣心以答天譴事仰惟皇上為社稷大計不得已率師南征今罪人既得駐蹕未歸雖因臣等屢諫奉有秋後振旅之

旨而近日以來都民惶惶或云每至夜間彼此相傳以為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不能安寢及行質問來歷則又各相推托莫知流言所自臣等竊惟聖駕所經萬靈擁護豈宜有此或者因今歲郊祀報本之禮尚未舉行天地之心容有未安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七月宗社祭祀俱未親行祖宗之心亦容有未安太皇太后大祥已過升祔之禮亦尚未舉太皇太后神靈又容有未安凡近來所傳人心驚疑之事其實非人心之自驚自疑

也安知非天地祖宗及太皇太后在天之靈特欲用此驚動以促迴鑾之期也哉況今所獲反賊宸濠等各項船隻灣泊江上已經數月事久變生難保必無又官軍衆多馬疋草料日漸缺乏畿内府縣供給尤艱且南自儀真北至張家灣沿途迎候人夫數十萬計俟候月久不敢輒散呑聲忍苦莫由上達而延綏地方每報敵騎縱横擁衆出入臨邊居民自相驚動是皆臣等日夕憂惶皇上所宜深憂遠慮再不可遲延玩愒而不肯即歸

者也伏望聖明上體天地祖宗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心下念行在兵民萬方黎庶舉首蹙頞朝夕喁喁之望深維大計即日班師俾人心無復驚疑則傳聞之事自然止息歸以成功告於郊廟社稷以澤天下則國家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是矣臣等扈從無狀平日入告之言罕蒙信用今兹所陳干繫尤重若復不蒙聽納則臣等死有餘罪矣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議郊祀疏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
傳諭聖意以明年正月郊祀天地日期既近欲暫於南京
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聞命之餘不勝驚懼反覆思
維決以為不可謹以愚見條列於後伏望聖明采納停止
前議早賜廻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宗社生
靈不勝慶幸
一我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
加敬謹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列聖相承守而弗失況

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廻鑾未嘗廢禮在於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孝宗敬皇帝嘗因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中心兢業甚不自安每語近侍羣臣以此為歉及至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聖情悦豫在於今日尤所當法

一臣等考得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德祖一位自遷

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并配今若欲於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徳祖配位又不可擅設太宗配位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郊禮以敬為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樂器舞生儀節等項皆須預謹素習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茍簡徒為褻瀆其為不敬孰大於此臣等豈敢阿諛茍從以速天譴

一皇天眷佑我國家篤生我皇上以為天下民物之主今

皇上父天母地繼體祖宗正宜法祖敬天子育黎庶以盡報本之道若郊祀一事或有不謹則報本不誠天心不享天下臣民何以蒙福是以臣等不敢不攄誠盡言冀回天聽頃前所陳事宜一時愚昧不能盡意罪該萬死伏惟皇上宥察

議郊祀再疏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聖意謂欲暫於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

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為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義未有輒以己意擅為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
於南京而奉德祖以為配繼都於北京而奉太祖太宗
以並配皆百世不遷之祀舊壇配位則有德祖太祖京
壇配位則有太宗德祖配位既不可遷而北太宗配位
又不可奉移而南不知今日倉猝欲行郊祀於我二祖
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

可況二祖一宗奉配之初既博考於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於宗藩又詔諭於天下不知今日欲有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告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不可也伏乞皇上俯從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廻鑾恪遵舊制躬成大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議郊祀三疏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臣等竊考我朝郊祀配享之禮在洪武年則遵奉德祖以配天地在永樂年則並尊德祖

太祖同配天地盖德祖配位居上太祖居次此南京壇位之制也至洪熈宣德以來並尊太祖太宗以配天地盖太祖配位居上太宗居次此京師壇位之制也今皇上偶因討賊之故欲於南京舊壇倉猝行禮且又有增减配位之諭豈非欲奉遷德祖配位於他所而增設太宗之配位於太祖配位之次也耶若然則失禮甚矣盖德祖配位乃太祖當時躬自奉安者太祖配位乃太宗當時躬自奉安者子孫萬年所同瞻仰今若擅遷德祖

配位而奉太祖居其處又奉增太宗配位居太祖之處則太祖太宗在天之靈豈能自安乎祖宗之靈既不自安而皇上之心亦豈能自安乎況人臣變更舊制朝廷自有明法臣等二人安敢輒便輕議自貽誅戮伏望聖明斷在不疑勿徇浮議以紊舊章早速班師回京以行大禮則天地祖宗無不歆饗萬方臣庶同被履成之澤臣等下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乞致仕疏

臣梁儲謹奏為乞恩休致事臣久居内閣職業罔修扈從南征尤無寸補及罪人既得未覩迴鑾倍切憂惶莫知所措幸賴聖心頴悟亟命班師萬衆望之歡聲載道皆謂聖明天縱德政日新還京之後必能深處穆清增修德政化成天下羣黎百姓自此有息肩之望矣臣積憂既久魂魄未招聞此好音始有生意豈不欲再陪鵷侶拜舞殿廷飽食安居望覩太平之治也耶顧行年七十疾病乘之

心既健忘耳猶重聽以此卜之決無久生之理此
福過災生之兆亦德不稱位之所致也臣雖愚陋
豈不自知敢以至情控於君父伏望皇上特垂睿
察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充任使臣無任瞻恩激
切之至

乞休疏

臣梁儲謹奏為老病不職乞恩休致事臣猥以庸
才誤蒙擢用濫竽内閣荏苒十年祿秩益增瘝曠

愈甚妨賢誤國之罪盖已無可言者若更不求速
退其何以稍全晚節於將来哉顧頻年已来鑾輿
屢駕既遠巡關後復討賊江南方聖躬勤動之時
非臣子自圖便安之日臣是以有懷耿耿未由陳
乞今幸天心助順聖武惟揚罪人既得回京有日
遠近臣民咸知歡慶臣之愚懇亦可以具陳於君
父之前矣況臣以七十之年當百憂之㑹驚魂未
定災疾横生心最健忘耳尤重聽夢寐顛倒有兆

不祥以此占之決無久生之理就使黽勉入京亦決不能趨朝供事矣伏望皇上哀憐舊物即容致仕俾臣得以服其命服生入鄉閭展敬先祠祭掃墳墓謄累頒之誥命上告先代之靈不敢期望久長但得少延數月而後辭世則臣所以蒙被恩澤者愈益無窮矣臣之此情甚是窘迫若復不蒙睿察不容即去徒使臣淹留卧病受人嗤笑忠孝既於焉兩負身名亦從此俱喪則皇上之所以留臣

者無乃適所以益臣之疾而重臣之罪也哉臣情
迫詞促不敢文飾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辭免恩廕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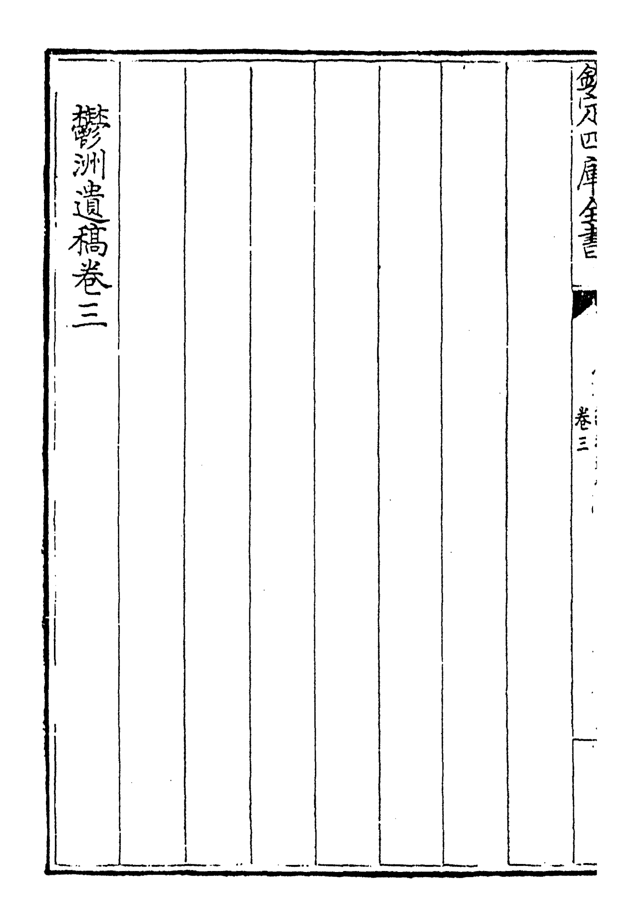
臣梁儲謹奏為自揣無功乞容辭免恩廕事嘉靖
五年正月初八日該兵部差人齎送咨文一角到
臣開拆內開嘉靖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該司禮監
太監戴永傳奉聖旨朕入繼大統致仕大學士梁
儲與定大策又遠至安陸迎扈來京其功難泯照

蔣冕毛紀例還廕他一子做世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兵部知道欽此臣八十衰年茍延殘喘溫然天語忽至林泉臣感激之餘繼以涕泣顧惟自念實愧無功豈可以昔時一日之微勞受今日踰涯之世賞此臣之所以百拜陳情決然辭免不敢祗承者也臣請具言之昔武宗皇帝大漸之時深惟宗社大計實有我叔父興獻王長子宜入繼大統之命臣等既趨至角門該司禮監太監溫祥等八人

御馬太監谷大用等三人同傳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令臣等欽遵遺命撰寫詔書頒布各王府及中外文武等衙門并天下臣民知會當是時也臣等但有含哀抆淚同詞翊戴而已但有循用累朝典故以慎終正始之義載諸詔中以慰安上下遠邇人心以明示天下後世而已但有續擬合行事宜與內外文武諸司各供其事以俟鑾輿之至而已臣等夫何功之有哉迨至次日臣即與迎駕諸臣

星言速發經旬而至安陸既仰瞻天日之表旋侍駕辭陵而行當是時也臣等但知恭扶日轂翼龍以飛而已但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但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或先警而馳或後蹕而至庶少盡其區區周防過慮之微忱而已況鑾輿所至風日清明庶民子來百神擁護貔貅夾道靡敢怠遑舟涉大河如履平地此天與人歸之明驗祖宗在天之靈佑啓致然也臣等又何功之有哉且自昔內閣大臣中間豈無功德懋盛之人然其

子孫未嘗有越受錦衣三品之職者近蔣冕毛紀等雖
蒙特旨授之終亦辭而不拜盖以舊章成憲不敢違越
故耳況臣素乏才猷尤無功德昔年致仕已叨承廕子
之恩今日家居又安敢冒武功之廕臣是以不避斧鉞
陳此至情伏望皇上體老臣戒得之心宥塵瀆不恭之
罪容臣辭免前項恩典以保全林下晚節則臣之所以
感戴聖恩者益無窮盡矣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誠惶
誠懼懇切屏營之至



鬱洲遺稿卷三

鬱洲遺稿卷四

明 梁儲 撰

記序

廣州新開西河記

吾廣州城濠之水出入舊有二道在東南隅者由永安橋而北入中折而西至歸德橋而止在西南隅者由太平橋而北入中折而東亦至歸德橋而止及潮汐既退

則二水中分而出若相背馳然者談者病之久矣今巡
按廣東監察御史南昌涂公相之始出京也則嘗聞其
語于廣之士夫矣答曰某未至仙城是未可以懸度也
既而使車至則有監臨鄉試策試武舉巡按當行之務
蓋未遑也既而登鎮海南望慨然嘆曰此固嶺以南一
都會之地然水中分而出非一方悠久之利也三司諸
公皆曰然歸而以地圖呈公既諦觀之曰夫歸德之水
中分而出者以太平之水直流迅急今移建太平橋於

城西十四鋪之東滸而用其疏鑿之土填實橋南北之水道則環城之水自然合流東注而併歸於一道矣於是從此橋之西而益鑿之或因其窪下以為深或順其地勢以為曲深皆丈二尺廣皆七丈長直過十八鋪柳橋館迤西之南滸而水由橋中入以出焉長可四百餘丈其疏鑿之處或有與民居相礙者則別以官地官帑償之他日東滸之橋宜仍曰太平存舊額也南滸之橋宜扁曰大觀侈新制也大觀之坤隅又宜鎮以觀海之

樓於以觀風問俗望氛祲而察災祥無不可者衆咸對曰然又明日則通判劉君璀李君公信推官孫君益往視事焉歸而以財用所需為請公曰府庫不可妄費民勞不可煩役近歲有官鬻淫祠之直有問刑罰贖之餘皆貯庫以俟用其支比以顧役乎三君應曰諾未幾知府范君禄至又從而綜理之於是良工受直而克勤者民分曹而勸勞費用節故財雖少而不匱用財當故事雖半而功倍比公至自南巡則役已告完矣廣人士迺

拏舟而縱觀之見水之環城東注者有顧我欲留之意見水之出入西濠者有縈迴旋繞之勢其外又得珠江鉅刹而左鎮之昔之僻地今即通津居賈行商往來絡繹脫遇風濤驟作則千艘萬舫皆可以銜艫而入避喜曰兹固昔無而今有者也既而范君洎同知朱君鼒輩偕來以記為屬予謹追惟往事而并志之曰斯河也昔巡撫都御史姑蘇葉公盛韓公雍俱嘗有志於改為矣葉公欲修文以致治故先斥鹽司廢倉之故地以大開

府學之黌舍韓公欲講武以衛民故先作南門歸德之重樓以新當時之耳目然修學成而葉公遷重樓作而韓公去故改為之議輟焉厥後都御史桂陽朱公英始委官議作之議者以為帑金非萬兩計倉糧非萬石計丁夫非數千名計日月非假之以週歲則土木金石之功未易就朱公憮然歎曰吾方節用以愛人可遽勞民而傷財乎俟力役寛民心悅乃徐議之耳嗚呼朱公謙讓未遑於四紀之前志在安民公今審度于一心協謀

于諸司擇一二三賢守佐而委任之曾不踰三月而一方悠遠無疆之利肇於此又未始傷財勞民也豈非所謂殊途同歸者乎公又嘗奏設三水縣以寬三縣迎送之民力別建鄉賢祠于府學之西俾吾邦士夫有專祠不至與名宦相混淆似此之類不一而足其有功于廣人甚大予老矣儻更一二年而不死尚當為廣人嗣書之

嘉靖丙戌九月戊子

送陳文用任潮州推官序

陳文用拜潮州推官之明日進見於天官冢宰尹公尹公語之曰大郡明刑之任非豪傑士不可今天子好生之徳洽於民心正有司以人事君之日而亦豪傑自盡之日也其不知所慎可乎於是文用將闕辭闔中同年以不肖與文用相得為深而潮州之地于南海東或能知其風土誼不容默而為之言曰潮州自韓吏部為刺史之後易治之俗至于今是賴宋有陳堯佐通判洪天錫司理亦有徳于民者文用行矣將仰止韓吏部繼二

君而益大之乎文用之為人予知之矣通今博古旁及諸書平易一心吾輩推重不肖與之游一載未見其暴慢之容不易得之材也聞其尊府君抑齋先生為志不欲多上人諸父如侍讀先生憲副先生皆遷自柱史有名稱今三老之典刑猶存而伯兄憲使公薦揚中外又行且大用矣文用之所得者其家庭之所養者深乎以文用而潮之刑不足明矣且文用之所學者非吾夫子之春秋乎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是固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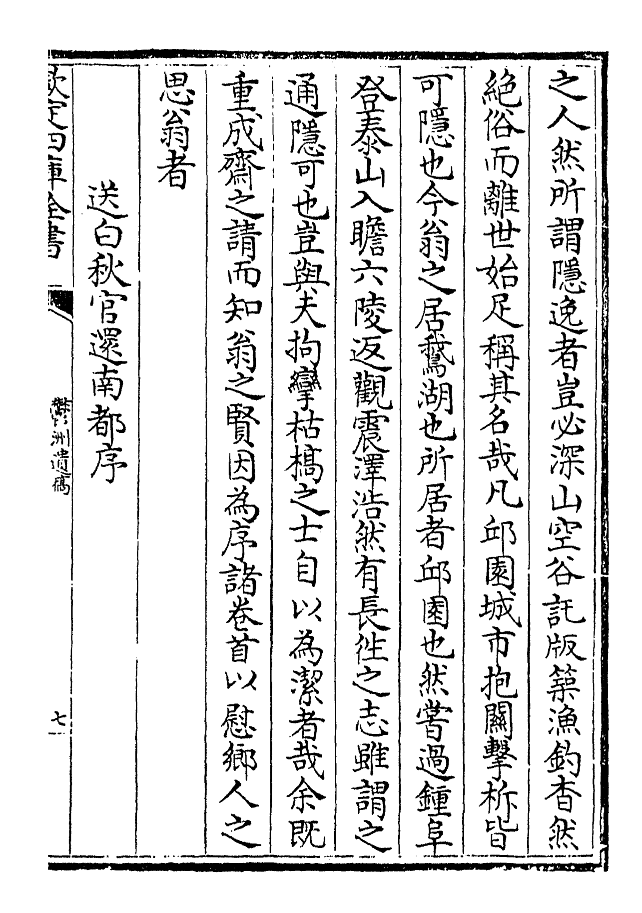
子之刑書也春秋之時美惡隱矣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失其叙爲俗者旣惟知事小慧而忘大道爲國者又惟知背公義而市私恩則其于政刑之間所謂欽哉惟恤之意利用聽斷之明者其不見于世也可知矣發擿爲明與姑息爲愛之惑後世其不免乎夫子假魯史而修之其屬辭比事微而顯隱而彰其事存乎正一王之法其心存乎垂萬世之律其微辭奥義雖或時爲三子者所隱晦而學者果能以平心正意讀之

而設以今日之身處之則其大義之數十者炳然在目而是非邪正得失之鑑在我矣文用以此學取魁天下其講之熟矣舉而合之於當今之律令引而伸之於凡物之大情其于明刑也何有哉竭其力以稱吾君相之心以副吾諸友相望之意君家之所傳固如是乎

愛菊翁輓詩序

吾友陳大理成齋子謂予曰愛菊翁者錫山華處士也翁生世七十有九年才智有餘而不肯過用其心貲財

有餘而不肯過享其奉凡所以孝友于家敦睦于族洽比親友而周恤鄉黨者足以厚風俗裨政教綽然君子也用是故鄉邦人士庶尊卑小大咸敬而慕之没之日至空市以奔哭賻弔或又作為歌詩以寄其哀思之意是固翁之德有以感之子其惠一言余乃取方伯陳公所作行狀與匏菴吴公所作墓銘篁墩程公所作家傳而合觀之始知翁所以見知前輩者固自有素不特吾成齋子獨稱重之而已也且夫太平之世未應無隱逸



之人然所謂隱逸者豈必深山空谷託版築漁釣沓然絶俗而離世始足稱其名哉凡邱園城市抱關擊柝皆可隱也今翁之居鴦湖也所居者邱園也然嘗過鍾阜登泰山入瞻六陵返觀震澤浩然有長往之志雖謂之通隱可也豈與夫拘攣枯槁之士自以為潔者哉余既重成齋之請而知翁之賢因為序諸卷首以慰鄉人之思翁者

送白秋官還南都序

僕從士大夫聞南京刑部郎中白君輔之之名屢矣前歲君來覲闕下僕始於大司寇庭下見之及容歲君再至復數得接焉聽其話言接其矩度喜其忠厚周慎而知其㫖祚未艾也君還留秋曹諸君屬言為贈猥以及僕僕聞之自古太平盛治之世天恒為之鍾和毓秀篤生俊賢使其用志忠良為國黃髮既以壽乎國脉亦足以裕其後昆是皆天實為之有人力不得而與者我國家功成治定克當天心受福無疆延及臣庶凡忠良黃

髪之出後先相望所謂可以壽國脉裕後昆如司寇公者不少矣然求其子孫之賢不違父志為士大夫所稱道如輔之者又何其不易得也豈公之所以示法于家者有道而君之所以敬承於後者有非尋常所得而與聞者耶世常言世禄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使皆如君也則正所謂世濟其美耳庸何傷乎君行矣叔氏方南歸未返而太夫人尤思君不忘君何時當將母復來乎他日西階肅容雨窓論舊君如續有所叩尚當次

第嗽之

錦里椿榮詩序

陳留劉養拙先生由正統辛酉貢士授山西平定司訓轉山東黄邑教諭遷南京國子助教至成化癸夘始以吾司直考績恩受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而觧職焉前後在職餘四十年居都城又十餘年中間雖亟得還家然凡所以築室而嗣祖開徑而怡老者力未暇以為也今秋忽動歸興適司直當奉命出使得隨侍而過家焉

此錦里椿榮之什所以作也或曰先生少秉清操平生
惟惓惓以忠孝正直教人炫耀夸毗固非素志如前史
郊迎負弩之說恐未足以為先生榮也答者曰在先生
則奚榮於斯然鄉里生賢實不易得生福壽人亦不易
得陳留既古名郡而有莘里者又伊尹氏所以處而興
也入國朝百餘年來尚未有翹然顯者山川靈淑始于
先生父子乎發之今德星使節歸照里門是雖一草一
木亦將沾被光采而況其父老子弟有不自以為慶者

乎是則先生之榮固陳留鄉里之光而亦非特先生門户之慶也詩曰豈弟君子邦家之光余請于先生父子亦復云然因筆之為詩序

送蕭縣掌教鄺先生之任序

某昔從伯氏學主羊城鄺中美先生家時伯氏與先生甫逾弱冠而某裁總角伯氏與某隨領鄉薦而數年先生亦得舉今從乙榜受蕭縣教諭追念疇昔忽忽若前日事而月征日邁不覺過人間世已二十載矣悵焉太

息者久之載念先生於爾時文學已為儕輩推重其方
學為應舉文字而先生亟稱譽之是無亦引進之云耳
非其真有過人可喜者也今先生數奇又如此乃使某
得着鞭先馬豈非命也哉然先生處此未嘗有不平之
鳴睨衆人之得喪若飛鳥之過目無嘆羨詆毀之意而
於某也加親愛戀戀焉瀕行又以贈言見屬何先生之
落落無忮心也推是心往將他日居要道容天下之賢
而推轂接引之無不可而何有於一邑之教哉昔三代

盛時其君子蓋莫不以仁智為學而其為仁智也蓋莫不以愛人與知人為務後之君子其文章政事足自見於世者衆矣何其能知人與能愛人者之寡見也豈非以人為異乎已之撰而又預恐其足以妨已之所為乎先生之於某也識之於童丱之年以至於今而愛慕之情不替不肖不足以當之然先生知人與愛人之實于此亦可以窺見其一斑矣蕭之人士其必有廣德心而興焉者若徒志於文章政事求自見於世而已豈先生

急望於諸賢者哉于先生行姑書此以俟

奉賀大方伯琴山王公序

去歲我皇上承先帝遺命入繼大統厲精圖治百度維新中外臣工咸稱厥任時廣東右布政使缺上命按察使淳安王公為之未幾而左布政使之命復下盖盛事也公視篆未期月而政行惠流廣之諸生咸謁予而言曰公昔長行臺有激濁揚清之任今官行省有承流宣化之責而皆庶勤公愼匪亟匪徐嶺海旌倪更願借冠

君一二年而惟思不易得今執事髙居林下獨不能為生等揄揚之以慰吾鄉黨祝頌之意乎予曰諸君之言是也然公家世徳之長與福州士民前此去思之實諸君亦嘗聞之否乎予昔過嚴州愛其山水明秀聞去淳安十里所有鄉曰環水者尤風氣融結之地而公之遠祖始居之英靈欝積之氣鍾為竒傑二十餘世始發于公之父叔俱為良二千石再發于公與其仲弟少叅君俱為方面重臣名位功業尚未可量也是豈偶然之故

哉予又得閩人去思碑而讀之知公在正德年自省出守福州時㻬賊方亂政害民遠近岌岌公獨能端勤安靖民不擾而事亦集既遷福建參政貴州按察使閩郡士庶猶思之不能忘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夫以公家世德之長如彼而福州始政之善又如此則公之今日所以顯揚光大悠久無疆者夫豈無自而然哉然則古人所謂源深者流遠積鉅者發遲基厚者室堅令終者有俶其言蓋不謬矣諸生既聞予言遂作而謝曰不

亦善乎生等已幸沾公德澤又因執事獲聞所未聞請書之為公贈予曰諾

送張本充京行序

先生去南海教仁化滿九年而歸兩閱月矣仰椿萱之偕壽俯棣萼之聯芳目庭階芝蘭之秀思丘壟水木之思甘旨方將親知已集肆筵甫爾鄰里俱來兩月之間匆匆猶一日也尊甫公曰凡吾今所以優游卒歲者帝力於我何如王事有期綜家有人汝不可以家事稽王

事先生領命遂行親友十七人飲餞之於石門之下執爵而進者曰仁化僻在韶石之陽士不舉有司已非一日先生考績乃舉二人其間縣令佐鈌當道攝以先生亦克有治先生何道致之以為先生賀從前而賛者曰運先生此心令一縣可也守一郡可也宰天下可也請以為國家賀復舉白而揚言者曰賀先生以賀國家先生之能吾輩之光也獨不為吾輩賀乎山水長存好事不偶斯會也石門之靈其有黙相者耶固可為石門山

水賀也于是執爵者導先生飲諸在坐者以次飲舉爵無筭從侑以詩不能詩者罰予因序以為羣玉前驅云

送馮時雍之任序

戊戌之春禮官會試天下士居乙榜者三百有竒人制若曰諸士其各為予學官式用養成予多方士禮官咨之銓部時南海馮時雍署袁州府學司訓事人且有為時雍不足者時雍獨蹙然曰驊騮騄駬蠅附尾者且千里然而垂耳鹽車曾不得與凡馬齒古豪傑之士不得

於世者則然矣吾何為有不足之嘆非分之冀哉吾之所以不足者特以生全盛時得讀先人書作清閒官恐無德業可以導人悠悠九載間遂白駒過隙耳未知他日得人有如菁莪茂材如漢之陳重者否所至有治聲如唐之盧肇者否奉行荒政為朱紫陽深器重如宋之趙善堅者否陳盧輩生漢宋間為袁先哲名人磊落卓犖之士生今世獨無天下名人者哉無之吾固不足有之吾尤不足吾何以不足吾未有諸已也問者偉其言

而多之翰林吉士梁儲其親友也筆之為時雍逵行送庶幾哉袁之人相與懋成其好事云

賀閣老西涯李公七十詩序

正統丁卯六月九日吾西涯李公實始生于京師玄武湖之西滸是時也我國家方重熈累洽之日而是湖也尤京師委祉發祥之地公之先少師又積善存仁實家于此有克昌厥後之道是三者相與會合而無間故公之生也鍾和毓秀全備衆美仁義忠孝樂善不倦自少

至老德無二三雖道不相謀者亦必以公為君子至公
秉鈞握軸謨猷密勿口不言功以人事君常若不及殁
諧先帝自致時雍受遺詔輔訪落鞠躬盡瘁不避艱險
不幸值權姦干政時事一變又能處之以巽而行之以
漸包荒持重圖善厥後卒能感悟明主殄除元惡舊章
成憲率由罔墜反正之功于兹為大然則天之所以慭
遺元老與先帝之所以顧命舊學者夫豈偶然之故哉
乃若根本六經沈浸子史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若入告

奏議之文代言應制之文纂修筆削之文其所以用之
朝廷邦國以訓敕臣工敷賁四海傳之于千萬世而不
泯者其為用也大而博矣若夫碑志序記聲詩詞賦在
公文章中又為餘事然敘事如書銘贊如詩簡嚴如春
秋雄深雅健如司馬氏或清新俊逸而有餘味或紆徐
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餘溢為奇怪沛然莫禦而皆
安流蓋不專一能兼具諸體傳之後學皆可為法古人
所謂一代不數人者是固宜然矣儲無似獲侍教于公

今且四十年近歲又辱公推轂起從南部入居内閣與聞機政自公謝事後儲則無所依歸矣然猶知遵用公畫一守而勿失早晚欲編緝公閣中二十年小大製作以類相從請公再經目而以一語識之庶俾後來有所矜式使畢此志則儲亦且歸老于南嶺之南矣明年此際雖欲再從吾家遯菴戒軒諸公作為詩歌以祝公壽且不可得而況至公百歲之年又安得再從杖屨侍公遊乎茲因公初度之辰述公德業文章之盛與儲區區景

慕之情庶幾與諸公之作亦互有相發云

俞堯卿壽七十詩序

江都俞堯卿先生居人間世七十年八月十四日其誕辰也嗣子指揮敏自寧夏還京師將南歸稱慶膝下于是大司寇閔公而下凡八人皆先生從叔憲副公之朋舊也翰林學士王公而下凡三十二人皆敏京師所過從之羣彦也咸相與作為歌詩登之圖軸附敏歸致頌禱而余獲遍觀之重稱嘆焉詩之言人人殊然所以稱

壽贊德道几筵衣冠之盛期傳家胥祚之長者其意固
不異也予復何言哉顧予為舉子時實出吾憲副公門
下後往返江都數四受愛先生者不淺凡先生之壽且
富而多子孫者予知之詳矣請復言之先生雖武弁家
自少厭投石超距之習孝親友弟勤生節用以殖其財
凡憲副公之所以獲專心問學無內顧憂得為清白良
有司者蓋先生之所助者多矣況先生聰明闓爽舒曠
坦夷雖終日燕笑未嘗失色于人當其周窮恤患排難

解紛時能竭力為之無倦意盖緩急危疑之際有足倚仗者則其獲福于天而見稱於士大夫者非偶然之故也今從孫百戶蘭既足嗣先公之業而敏之才猷膽氣復能輸績于官效勞于邉若俛寛卜式班定逺之所為者其季子攻從子敦輩又俱已嶄然見頭角于庠序中他日繼吾憲副公芳躅而起者庸不在兹乎然則先生福祉其尚未艾也余又將泚筆書之

送大司空李公之任南京序

今士大夫宦于兩京者或自北而擢于南或自南而轉于北未嘗有定制也然常欣于北轉而病于南遷豈留都安逸之福不足以當近幸之榮也哉意者大江之南其風土爾殊北産者或嫌于將息之異宜而久宦中朝者亦厭于江湖之遠涉蓋或然耳然吾觀大司空李公之意則不如是公固北産也由都御史為侍郎亦既有年以一時人望歷數之公宜在六卿之列矣今既拜南司空之命顧無幾微不足之意見于言面其器識豈易

量也哉儲聞公昔在成化時遣安南與占城交惡公以
給事中被命充正使奉璽書往廣藩議處其事人多為
公憂之者公恬然就道卒能以檄書之詞得安南要領
其風節如此矧江南風土雖異中州較之殊方孰為難
處公在吾廣三年猶未嘗戚戚今正位上卿奠天子留
都公其肯以為不滿乎且留都萬年根本之地大蠹宿
獘豈曰無之張弛從違最宜中適士論固難此久矣公
茲行也能不以易心視之則主恩之報庶其在此矣大

司徒何公少司徒王公顧公屬儲言為公贈聊為公偕書之如此

送毛廷用司斷中都序

鳳陽根本重地國家建中都焉設指揮之衛七千户之所三十六皆于留守司焉統之留務既繁其獄訟之不易齊可知矣而留守司例不自聽斷則又惟斷事司焉專之夫以留司斷事之為重也如是苟畀之匪其人又奚可也弘治辛亥八月所司以斷事缺告銓曹得廣東

副斷事毛廷用而遷用之以君九年績最也當矣而士大夫之識君者又以君經歷龍驤典署上林既游有能名至於副斷廣東則職務之餘併能旁及他務可謂能也已今不加顯擢而但畀兹任或者未慊然于中乎然予一再見君君既無喜辭亦無慰色方惓惓求一語為勸戒其所存者又何如也因為之歌以詒之曰緊中都其何所兮在長淮之間矣胡鬱葱其朝暮兮護萬載之山矣杳吾望之弗及兮羡子牽之間關矣尚祥刑之有

暇兮寄吾什之餘刑矣再歌曰惟古聖之敷教兮曰明刑以弼之何後代之浧逞兮併原意而失之易明慎而弗究兮書欽恤而拂之所貴人之厚德兮思觧弦而易之庶豐沛之遺黎兮尚嗷嗷而令一之歌竟酒闌余懐未已又告之曰司刑者下民之命也昔于公治獄有隂德子孫果克稱其門閭聞君有二丈夫子方采芹頖水君行矣尚加勉之矣

送梁克龍之平樂序

直廣州之南五十里山之如倉如囷如圭如笏如釜鍾屛障者衆矣獨抱旗之卓然秀異者實爲之宗居抱旗之四垂兼山水之美具禽魚竹樹之勝有衣冠文物之懿者惟泮浦一鄉爲然克龍之先實世居其間自其大父與伯父亦嘗以科目出仕矣而人以爲未足以當山川之秀意者其大發于克龍乎克龍自領鄉薦入太學今二十年始從吏部選得一平樂知縣以行又何其蘊之大而發之遲已所遇與人所期者未合也余則以爲

器大者晚成徐行者遠到君子其亦勉之而已且夫握七品之符任專城之寄有父母之道焉勞心以撫字之畢力以扶持之雖由此而躋崇陟要可也他日雖以姓名配兹邑亦可也然則平樂雖小安知其不為克龍大用之地哉昔卓太傅之在漢固嘗位三公封列侯矣然後世所稱者密縣之政云耳非以至三公封侯也此在克龍加勉之耳余不佞以克龍之素知于我也恐其未釋然於兹行也故以此言期之

賀曹侍御考績受恩序

御史古官也在我朝職任尤重盖自郊廟朝廷以達于四方萬里其供事于内與將命于外凡所聞見皆得究而言之至于糾違貞度舉賢律貪宣上德而達下情茀豐草以培黄茂皆其分之所得為者也士有志用世而居是職豈不足以罄其所藴耶竊嘗聞之御史者須嚴重平恕不激不隨其人也毋求其赫赫表暴之名而每究其有體國愛民之實如是者始為得體若夫露才揚

已喜擿瘢疵所以自任者輕而所求于人者甚重此其于時譽得矣不知于治道有裨乎否也新蔡曹君鳴岐始以進士出宰祁門涖政五年部使者薦其賢能至于再四廹陞玆職勵志彌堅嘗被命糴粟于邉不三月間平糴至六億餘石蓋事集而人不知擾歸而廵視甲乙諸庫再廵視東城與京倉所至風裁凛然旣三載考績吏部得受敕封其父母及妻于時士君子之知君者皆以爲君之爲御史殆所謂嚴重平恕不激隨而務實者

也其受錫命也宜哉其僚寀來屬予文賀之且曰君之所宜賀者三能舉職一也祿逮親二也今將出按南畿得便道過家稱觴膝下三也公能無一言以道之行乎余因舉我國家所以重任御史與士夫所以評論治體而推重曹君之意併以諸公屬序之語而書之于卷如此君今年力方剛萬里修途發軔伊始他日當為君續書之

送馬廷美復任安東序

大臣子姓並仕者大抵皆樂居內職而不屑外任蓋生
長富貴之中力不任于奔走才不嫻于吏治一旦寘身
州縣簿領間前有追呼迎接推讞之煩而後無宿昔朋
舊過從之樂所以不恆然于外任者亦無怪乎其然也
鈞州馬君廷美以今大司馬友松公長子蚤承家庭之
訓讀書胄監殆二十年方謁選吏部公語之曰凡臣工
無內外大小其所治所食者皆天職天祿雖君相猶未
敢視為私物用為私惠人其可有覬幸于其間哉但當

盡吾道以俟之耳既而得安東大尹以行公又命之曰凡臣子以不欺為忠養志為孝汝辭親作宦寄茲民社但當竭忱敬事庶幾古人不欺之義則夫所謂以志養者亦于是乎在矣可不勉哉君承命之官不敢違墜洎然布素以示民儉蚤作暮思以示民勤循行阡陌勸相不倦積粟至十餘萬石以為邑民水旱預備計他邑獄訟不決或有望君而來控者是亦可謂能其官豈止于與貴胄子姓不同而已哉先是君考績至京師御史何

君仲衡劉君宗敬曹君鳴岐嘗屬余一言爲贈既兩月君又以述職至重申前請余嘗讀史見遷固諸公所傳循吏事未嘗不追思慕其爲人今天下太平百餘年敢謂無循良守令若前史所述者愧余寡陋未獲盡見乃幸於良臣家見此賢令尹豈非國家盛美之事而余輩所宜籍記不忘者乎惟君勿怠宦成益圖報稱古之所謂循吏是則三君所爲殷勤屬贈之意而亦余區區愛助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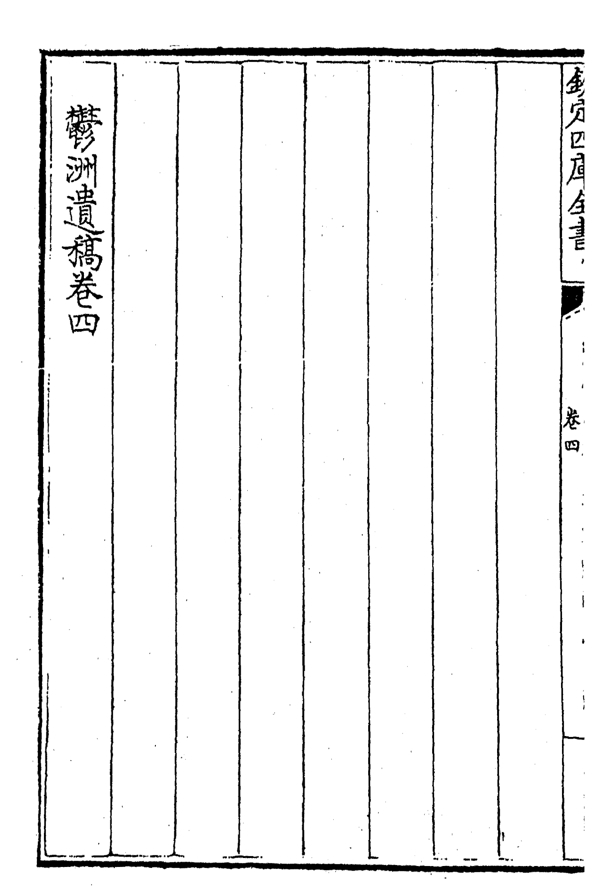
送四川僉憲張彥充序

自井田制不行後世如屯田之法猶有寓兵於農之意然大抵出於一時作於一人隨起隨廢未有立為法守貽之永世者也我祖宗創制立法在外都指揮使司所轄多有屯種之田其制蓋百人為一屯種田若干畝歲課糧若干石居常自力於農無坐食之費一方有警亦可調以從征其遞相統帥既各有人又慮夫軍民雜糅文武難相稟攝特置按察司僉事一員往提督之盖總

其綱紀平其曲直不特考其課最而已也近四川按察司員缺張君彥充以兵部司務陞補其任士大夫聞者往往稱為得人而吾鄉里諸君又惜以吾彥充之遽去使吾曹無與為善也余竊以其言為過矣昔予待大司馬樸菴余公坐公言吾會廣中諸賢固少然見吾本部司務張彥充與眉州知州許天爵二人者皆不易得之才也以二人者占之廣固多奇士乎余時唯唯歸而識之公今去部且三年而彥充果有茲擢許君亦陞太平

知府去矣豈非宰司之知人與士大夫之輿論有不可掩者哉彦充玆行冠豸執法旬歷乎東西川之間寛猛相濟使民厎聽命軍伍乂安國家良法美意不至有偏而不舉之獘則所以增光于鄉里而惠其友朋者多矣何必朝夕聚首乃能相與為善乎始余家食時見民田與屯田相參錯率多被侵蝨之累控訴纔已旋復被侵蝨如故此民訟之所由不置也倘此弊在東西川亦然則夫所以處之者又豈無其道乎況今敕旨丁寧所以

屬望乎使臣者甚重彦充其勉之矣司馬公之所期密司之所推公論之所歸尚求無負焉可也



鬱洲遺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鬱洲遺稿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陸　暘

鬱洲遺稿卷五

明　梁儲　撰

序

送郭天錫知德興縣序

中國當典午與趙宋南渡時衣冠避地多自北而南者今江浙閩廣之士皆昔賢之後是雖山川英靈融結之氣鍾於人物然亦豈非積厚流光之所致耶郭君天錫

蓋有唐中令公後宋末有經幹府君肇遷於唐逮天錫之世則十數傳於此矣中間譜乘殘缺仕不開有甚顯者唯宣德正統間太守府君始起家進士出守金華民心悅之留十餘年遂守金華以沒則天錫之世父也維天錫積學於家舉秀於鄉偕計至京師屢試於禮闈不遇乃就選天曹得守饒州之德興德興江右壯邑也天錫將復紹金華之烈而追配乎古循吏之政不難也而天錫且撝謙不已猥以贈言見屬愚嘗怪天下英才如

此其衆平居譏評商確高自儗倫者不少至於臨民涖政往往有不能滿人意者此其故何也豈其智識之不足以趨時而才力之不能集事歟然吏考太守君之在當時亦惟平易近民悃愊無華而歲計有餘固未嘗露才揚已以干譽于人也愚獲交天錫有年其開明樸茂蓋有前輩長者之風而能世其家學異日政平民悅聞望四馳百姓雖欲借寇君不可得使人知臨民涖政可慰滿人意者唯懇懇愛民者能之其虛驕張皇高自儗

倫者或未必能之也若是則凡所以補於士君者不既多乎愚聞昔中令在朝以一身用舍繫天下安危然功高而主不疑位極而行無毁説者以為公所以能如此非有他術亦出于誠心直道是豈獨郭之後人所當取法哉天錫繩厥祖武其於治民有餘裕矣

送林給事使暹羅序

皇明天覆萬國既正方域以安黎元至於四譯君長之當嗣位而來請命者亦為之遣近臣往封之非以勤遠

略也置其君所以安其民古所謂王者無外之義也於

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子暹羅國王臣某遣陪臣表貢方

物言臣某老倦於政將傳位于臣世子某惟陛下命之

上可其奏於是有司舉禮典以正副使請上命刑科給

事中臣霄充正使以行臣霄承命兢惕尚圖所以宣德

意而安遠人者臣與之言子能如是可以為子賀矣昔班

彪有言匈奴多變詐交接應對得其情則却敵折衝後

人常以此為得使遠之要然愚以為徒求之交好應對

其末也五方之人雖道里殊風俗異皆可以誠而撫御之可以禮而信懷之焉耳彼其星散居海中者且數十百國去京師不可以里計王人駕萬斛舟張如雲之帆一日夜趍千餘里然且累月始至其境彼或比年一世而貢于中國此豈吾任智數以致之哉又況暹羅世修職貢乃心中國自祖父以來無有二心者是固宜推心以待之而為使臣者亦惟俯從國俗簡其禮數雖曰等威當辨亦惟當嚴於自治無以修飾邉幅為也則其君

悅服而其民亦受多福之庇矣子溫柔敦厚疏通知遠於此固將舉而措之耳而又奚俟愚言之贅乎抑聞之飛走之族有所謂鳳與麟者遊其國則其國熟五穀而蕃六畜人不逢其害䓁今子以威鳳之儀服麒麟之服銜天詔自天而下以辱臨遠國人將爭先覩之以為快是即所謂鳳麟者矣其國人又得無有焚香籲天欲使星之早至者乎吾固預知子之能宣德意而安遠人也而又何慮乎臣胥既起拜祝辭而在廷諸臣又多作詩

以送之編而成帙總若干首翰林國史編脩梁儲爲之序

送都憲韓公序

巡撫江西副都御史韓公前以江西左方伯守制還家暨服闋尚未忍遽離祠墓吏部以聞復除廣東左方伯下車始一月即有巡撫之命于是吾廣人相與語曰朝廷豈遐棄我耶甫惠我以良牧而旋爲西江移去朝廷豈遐棄我耶至士大夫相與語者則曰韓公名德爲

中外屬望久矣早晚當歸朝秉鈞軸大慰羣生雖江西亦不足以久淹轍跡而豈若廣人所得尊望攸暨者哉儲聞而兩是之盖吾廣去天最逺被朝廷恩澤每在後民聞公風采覩公德政所仰恃于公者深矣而竟不獲如所願中情伊鬱能不悵然然公豈遂忘廣人者哉他時廵撫政成歸朝秉軸是必有以處吾廣人者矣又何為不豫哉儲不敏近持使節歸過羊城聞廣人與士大夫言嘗道其愚衷如此前大參姜君王君少參劉君張

君屬言贈公行遂不辭而併書之

送少司空盛公赴召序

蕭山張公吳江盛公相繼奉命總督兩廣軍務論者以爲人之氣稟不同有剛善者有柔善者二公其皆以剛勝者歟人之政事不同有以嚴治者有以寛治者二公其皆尚嚴者歟故張公蒞政甫三載而有除寇安民之績盛公蒞政未期月而有威愛並行之效皆所謂識治之長才也然張公以南京掌院召而盛公以易州山厰

名愚意有不能自觧者旣而曰兩廣之地去京師渉萬
里易州之地密邇畿輔去京師遠則入覲未有期邇則
歲得入朝而議政然則易州之名其無乃以近地而處
公也耶况兩廣之政其事似難而易易州之政其事似
易而難盖兩廣軍務雖繁吏治雖劇然而舊貫不遠憲
章具在兵甲可用財賦未乏上張其綱下理其紀所謂
似難而易者也易州之政則異於是盖山廠之設百有
餘年林木之取于遠山者益少薪炭之供於内府者日

益多民已疲而力役不可休財已匱而征求不可廢侵年百起奸蠹叢生所謂似易而難者也然則易州之名其無乃以難事而委於公也耶夫處公以近地委公以難事朝廷之待公者厚矣公將何以為報稱乎予請即向之所謂剛與嚴者為公陳之蓋公之剛也匪直乎剛其外而實能剛乎其中能剛乎其中則其剛也有體令獨不能時出乎九卦之所謂巽者而與時偕行乎公之嚴也匪直嚴之於人而實能嚴之於已能嚴之於已則

其嚴也有道今獨不能時出乎二典之所謂寬者以濟于其用乎剛以巽而益行嚴以寬而益濟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夫亦何難之不可易而公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此固吾曹之所以厚望於公而公之所以始終圖報者也

順天府鄉試録序

我國家鄉試取士之法自兩京達之天下無不同者然而考試官之出于上命監試官之由于臺選掌卷至對

讀官則吏部擇之廵綽及監門官則總戎官擇之司提
調者俱先疏上聞至期乃偕往供事若是者乃兩京鄉
試隆重之舊典非天下諸藩鄉試所得而並焉者也若
夫三場題目司提調者既每次進呈及試録已成復率考
試等官同進呈于丹陛之下至于放舉人之榜赴鹿鳴
之宴亦皆同時聞奏而後退歸府涖事焉若是者則惟
順天鄉試為然雖應天府亦不得而並也國家之所以
優崇京邑而異待其人士者固如是哉臣儲不肖前弘

治壬子已忝順天府考試之命今弘治辛酉八月壬子復忝與侍講臣燦同被命焉伏自惟念實有不任其兢惕者翌日癸丑遂陛辭以行追入院門俛仰至公堂上則見夫棘牆板屋百爾具備蓋府尹臣重府丞臣琦所以豫為提調者有道矣防閑周慎内外肅然蓋御史臣完臣崇熙所以竭誠於監試者有道矣臣于此復何求哉遂與臣燦及同考試官臣聰等同入内簾精白供事每命題之夕必辦香上祝曰國家將以此求賢才吾輩

亦以此圖報稱令所擬經書題目則取其有傳註明白者曰無為以一端之說而取人也嗟爾多士安得沈潛經傳約文會理如吾前輩諸君子者乎于誥誥論策表判題目則取其典故易知有關于王體國論民生日用之常者曰無為以隱僻之說而困人也又安得博雅不雜辭尚體要如前輩諸君子者乎已而朝夕不遑更相戒飭分房閱卷裁定去留其中果有如所謂約文會理辭尚體要者則喜且不寐持以自賀曰是亦足多矣不

知他日施于官守言責者亦能如前輩諸君子盡忠修
職不自負其言也哉間或有問於臣者曰諸生皆誦法
孔子其用志蓋髙逺矣今一則曰前輩二則曰前輩無
乃非所以進諸生于道乎臣以為不然何則前輩作事
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前輩多雅實不為華貎後輩
則文過其質言過其行浮譽過其實德邉幅過其官理
者多矣是豈憂國家毗世道求有益于修身治人者所
宜爾哉孔子忠信篤敬下學而上達之道其殆且不如

是矣前輩之思不亦宜乎或者旣以臣之言為然臣故於序試録之末而併及之盖以見臣等區區今日所以為國求賢勉圖報稱之意而亦以少為諸士之勸也嗚呼京邑天下之表也京邑所貢人士亦天下士之表也國家平日之所為異待汝者其意何在而何可不敬承懋勉以求無愧于天下之士也哉主司相屬望之心猶未可以一言而盡也是為序

會試録後序

國家建學育才設科取士道德既一風俗攸同士學于家塾者可用之於鄉學國學學於鄉學國學者可用之於鄉試會試用于鄉試會試者可用以對揚於天子之廷由此而用之於居官任職無不可者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為法之善既如此至於科場條貫則又綜理周密品式具備百爾執事各有司存内與外相成人與法相維較然畫一可以行之永久而無弊其防範之嚴復如此士之抱利器而就試者患己業不精而已爾而豈

患有司之不明也哉正德三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上
命臣鏊臣儲爲考試官既入院所以語夫簾外諸臣者
無他辭惟曰成憲具存吾儕圖所以報稱者庶其在此
尚相與慎之及乎三試既畢硃卷並入所以屢語乎簾
内諸臣者無他詞亦惟曰一敬怠之間而鑒别之精否
取去之當否係焉吾儕圖所以報稱者庶其在此尚相
與加慎之自是窮日夜盡心力經義求其醇以正者論
判求其明以暢者詔誥表求其能宣上德達下情者五

策求其能學古適用者于三千八百餘卷内拔其尤而登之録者三百五十人鑒别盖庶乎其不謬去取盖庶乎其稍當而臣等亦庶乎其可以藉手而見上矣然臣竊復有憂之盖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行之為難自古聰明文學之士能慎乎其始者常多能不渝乎其後者甚少今諸士子始以文學見録于有司旬日後遂將入對大廷駉有官守言責之寄其亦能言行相顧慎終如始致國家收得士之實而無貽有司不明之誚也耶主

司今日所為深憂而過計者盖將為國家憂之為職事憂之不獨為諸士子憂之而已也嗚呼其可不慎歟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梁儲謹序

會試録序

我聖祖高皇帝臨御之初立賢無方自洪武三年至五年每歲皆開科取士既而謂所舉未足以盡得人六年以後姑罷之越十有一年為洪武甲子始復詔禮部與儒臣重議定科舉成式頒行天下永為遵守今四仲與

四季年鄉試會試之制是也則其法比前加密而取士之道視唐宋以來科舉之制尤盡善矣聖子神孫守為成憲後先豪傑胥此焉出豈不由聖祖詒謀之遠而致然哉抑嘗聞聖祖有言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府心甚異之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自此當興矣時二十七年九月也當是時左右侍臣聞者蓋無不拜稽稱慶嗚呼是豈非儒道之大幸而亦豈非科目復行慶延百世之嘉兆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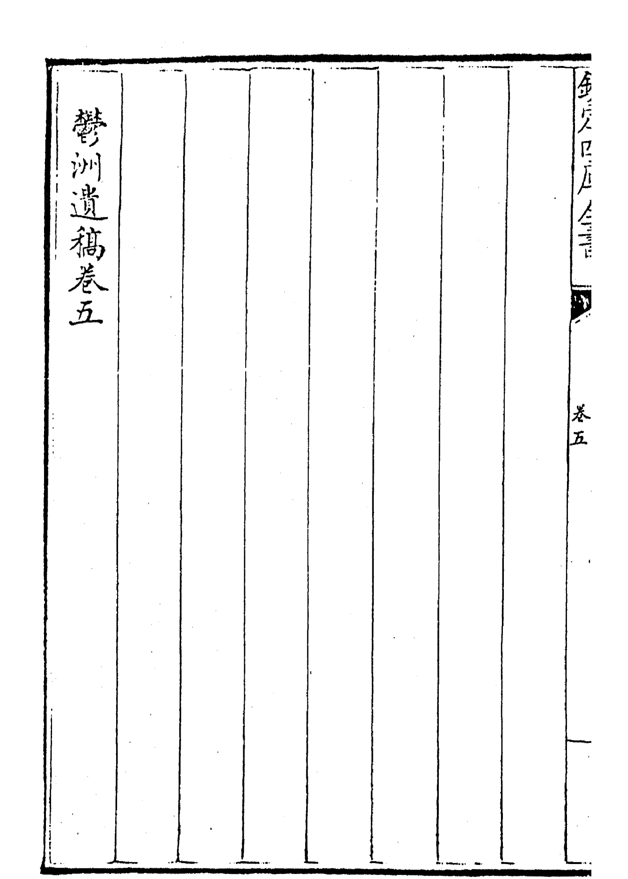
正德九年春正月禮部尚書臣劉春侍郎臣李遜學臣吳儼以會試之期伊邇預戒厥屬各慎事無怠至二月己亥則知貢舉臣遜學暨監試御史臣平世用臣汪賜等先陛辭入貢院涖事加慎焉又二日辛丑臣儲及學士臣毛澄既恭承考試之命而右中允臣李廷相編修臣黃瀾臣李時臣趙永臣翟鑾臣景暘臣余本臣許成名臣張璧臣張潮檢討臣孫紹先左給事中臣張雲給事中臣高淓臣王爌署員外郎臣黃華臣陳槐主事臣

夏良勝等亦均有同考之責又相與陞辭入院涖事于
簾內益加愼焉蓋自三試既畢硃卷續入之後臣等各
鞠躬盡瘁夜以繼日惟恐簡閱或不當無以稱上意者
及乎簡閱既久甄別既明于三千八百餘卷中委衷斷
取其文之中式者四百人第其姓名列為正榜又擇其
其文之明暢者二十篇刻之試録將以進呈乙覽而傳
之于四方遠邇以昭科目盛事凡姓名之見録于此者
亦云榮且遇矣況旬日間又將入覲大廷對揚清問登

科釋褐剐有官守言責之寄他日之都高官任大事為國家建無窮勲業其本皆肇於此不知諸士子平日之所以抱負與他日之所以施為圖報者其果皆能為麟為鳳以瑞世為雨為露以潤物為楩柟松栢以成大廈為桑麻菽粟以濟人利物用求無愧于科目且無負於國家培養恩德否乎有則請為諸士子喜之幸之且屬望之不然則非爾主司之所知也亦非我國家今日之所以求賢之意也嗚呼諸士子其尚勉之哉光禄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梁儲

謹序



鬱洲遺稿卷五